

關於蘇軾《念奴嬌·赤壁懷古》

鍾樹梁

成都大學中文系

看到何文匯先生《蘇軾〈念奴嬌〉赤壁詞正格》(以下簡稱《何文》),很感興趣。因為《何文》所談很有道理,好幾處我都覺得對,但也有點不同的意見。(中略)

一、羽扇綸巾,《何文》所論甚是。不少研究者主「羽扇綸巾」乃專指周瑜,不涉諸葛,亦有理據。但締思「一時多少豪傑」之語,以兼指瑜、亮及其他人物較當。《何文》所引各證亦足以說明。此詞以「千古風流人物」開啓,其意已不專屬一人,又以「一時多少豪傑」結束上片,前後呼應,更透出所懷者衆。換頭處乃以公瑾與諸葛分承,此亦行文自然之理;一明指,一暗點,絕不呆滯。然後轉到自己,感慨萬端。若謂下片專指周瑜,反覺詞意單薄。

二、下片二、三兩句應以上四下五爲宜,這固然對。但似乎不宜因此便謂東坡此詞之斷句也必然如此,應作「小喬初嫁,了雄姿英發」,我以爲尚可商榷。(1)東坡詞偶有不合律或句子略有變異之處,前人多已道及。說得過頭固然不合事實,但也並不是絕無變異。他的兩首《念奴嬌》,音調、句讀,略有不同之處,除了有些地方是由於後人弄錯而外,他本人吟詠之時偶有變異也有可能。從語氣看,此處應是上五下四才顯得自然。(2)「小喬初嫁了」也並不一定「有完事之意」,有時也表示語尾音節的延長,由於語氣需要,口語中常有此種。如說「天亮了」「客來了」「吹風了」「下雨了」,不一定表示「天亮」「客來」「吹風」「下雨」的完結,只是表明事實的出現,「小喬嫁了」或亦如此。不過這裏多了一個「初」字。「小喬初嫁」固可認爲「語極纏綿」,但多一個「了」字作語尾,似也無損於纏綿之情意。(3)「了」字在句首作「了然」和「完全」解,固是。但更多是作「完全」解,其例甚夥。近人王鐸所著《詩詞曲語詞例釋》引陶淵明、李白的詩及辛棄疾、朱淑貞詞爲說,十分清楚。但以解東坡詞此句「了雄姿英發」總覺不甚自然。所以我以爲:「了」字屬上,似無損於情意之纏綿;而詞格未合,亦爲東坡詞偶有之事。還是屬上斷句差好。未知當否?萬樹也以「了」字屬上,似乎不能算錯。他以東坡此詞爲《念奴嬌》的「又一體」,我看是恰當的。

至於「周郎」與「孫吳」、「檣櫓」與「狂虜」、「如夢」與「如寄」的比較辨析,皆甚精當,允爲定論,茲不贅言。